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一七回 勸歸都仍享爵秩 游幻境尚自癡迷

七竅夫婦與同郝相二老坐於筵間，見婢僕奉承，儼似當年貴顯；酒肴交錯，無異都下榮華。飲到半酣，郝相曰：「婿自妖物擾亂部衙，為諸侍從擁救而逃，究至何地？」七竅曰：「先至毒龍洞中，被大眼鬼攫去，落於石縫。自石縫得出，迭次受難，幾乎死矣。孰意轉轉曲曲，僅存性命，以至於今。只想此生翁婿不能覲面，何期二老弗辭千里，尋至荒涼之地，又得重逢？婿歷思之，不禁傷心往事。」郝相曰：「吾婿不過受片時之挫折，今而與岳相晤，一同歸都。岳持本章奏聞天子，自爾官還原職矣。」七竅曰：「塵寰世事，婿已看破，王朝爵秩，無心戀之。」郝相曰：「人生讀書一科，原為顯親揚名。賢婿既擢魏科，官階幾至一品。暫為晦運所掩，如日月之入於雲霧。待到雲開霧散，依然生輝，照耀山河。以婿才華，善剖疑難案情，誰不稱為活佛重出？上而天子倚為股肱，下而生靈恃為保障，亦可謂君民不負矣。所以天子自賢婿失去，幾憂成疾，同僚聞聽妖噬婿體，共歎上天無知。婿如隨岳歸都，天子不啻得奇珍，生靈不啻得膏雨，胡言弗戀塵寰也？且將不戀之故為吾言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婿得天子深思，官居吏部，不為小矣。剖案聲名遍及寰區，不為不大矣。一旦得遇妖魔，受盡磨難，無人援救。婿即生時遭難，想到沒後受刑，自作還自受之，雖妻兒不能相代。言念及此，求名作宰心腸已冷如冰。茲承岳翁千里尋婿，知婿所在，未喪妖魔之手，大約心無掛念，奚必同歸乎？」郝相曰：「婿言如是，又何作？」七竅曰：「婿心已定，願在此亭內苦修大道。如功成一旦飛升仙府，婿又下得塵世，度脫岳翁岳母焉。」郝相曰：「婿言差矣。想婿在都時，官居吏部，爵秩將升內閣。婿如正正大作爾官階，又安有妖魔能近身體？無奈婿也不時言道，不時又欲修道。因爾修道之念隱於腹底，遂致野方外道入爾衙中。一有野方外道入衙，爾衙深淺，彼已盡悉，故一往一來，無非野道之流。況野道所習，原非正道，世人之受害者，莫此為甚。吾不解賢婿，始而奏聞天子禁止野道，繼而衙內來往又皆野道。此婿受盡苦況，何莫非所自取也？」

趁此翁婿重晤，將『修道』二字視若寇仇，回得都中，仍奏天子，凡見野方外道，盡捕而殺之，以雪吾婿與兒遭難之恨。」七竅曰：「野方外道，世上不無其人；邪說誣民，天下亦有其事。婿自遭難後，孰正孰邪，略曉於心，不能為外道所惑也。」郝相笑曰：「婿言不惑於外道，胡自幼至壯，以訪三緘為事，而不知三緘小子即妖物耶？」七竅曰：「三緘之惑婿已遭矣。而今在此茅亭，得遇良師傳以大道，婿將抱此而終老榮一，一切度外置之。」郝相曰：「婿投之師，儒耶，釋耶，抑道中人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婿意在乎成仙，其所師事者道耳。」郝相曰：「婿誤矣。婿烏知教爾者獨非野方外道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今之所師，決是正道。」郝相曰：「婿何知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師所教，乃《黃庭》之妙訣，扶衰不老之靈丹，故知其正，而且大非徒以符水惑人於一時者。」郝相曰：「吾聞大道中旁注甚眾，以其授道者傳之多誤，是亦以修道者求其速效所致。故將正道擾亂，幾使天下人盡入旁門，而無一得其正軌焉。況正道僅有一線，一線而外，盡屬旁注。婿所師事，未必即得其正。」

不如隨吾歸去，仍從儒道。敦爾倫常為內功，忠君愛民為外功，縱不若修道者之拔宅飛升，亦不失為有死有生之神仙也。」郝相言罷，郝夫人又曰：「賢婿休為道誤，可與吾女同歸都下。一則爾翁婿常常相見，一則吾母女日日相依，庶免吾年邁老嫗，流盡望眼之淚。」珠蓮接口言曰：「吾父吾母念既切矣，即歸都下，暗習大道，又何不可？」七竅被郝相二老與珠蓮一席話兒，已無言回答。郝相於是顧謂左右曰：「可將車兒抬上亭來，接爾姑爺夫婦回都。」只見紫蓋紅旗，隨風飄蕩，一派音樂，入耳悠揚。炮震三聲，郝相與七竅同車，夫人娘母同車，向都而去。一路之上耀武揚威，恍似當年進出朝廷光景，七竅是時好不得意。

三緘暗想：「七竅夫婦塵心尚未去淨，吾且以幻境迷弄，必弄到山窮水盡，方能堅彼心志，然後引入萬星臺內，與諸弟子同學大道焉。」即向荒野吹氣一口，化為都中城郭，又將前山石洞，化為天子金殿。一一化訖，郝相遙指對七竅曰：「都中已不遠矣。」七竅曰：「通天嶺歷都甚近，吾何不識穿林而歸？」郝相曰：「不知路徑，咫尺似隔千里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吾今歸都，如何朝見天子？」郝相曰：「今夜權在相府安住，明日早朝，吾將本章先為奏聞。俟宣詔時，爾入朝見，細言所遇。」

天子念爾慘遭妖害，自然還爾爵秩，仍歸部署，享受隆恩。」七竅曰：「此事全仗岳翁。」珠蓮曰：「部衙中自吾夫婦被妖擾亂，恐衣箱、銀兩、動用器具已為他人取之。今日歸來，不幾一無所用？」郝夫人曰：「上念爾夫剖案如神，見爾夫婦去後，即將衙內器具等件幫鎖密室，且派一巡捕官吏日夜邏守，誰敢妄取乎？」珠蓮曰：「天子恩光，真難補報。」言猶未已，遙見無數官宰候於路側，盡皆跪地相迎。郝相在車，只呼「免禮」一聲，揚鞭竟過。不逾片刻，已抵都中。

過巷穿街，頃入相府。七竅夫婦將二老之恩謝後，婢女、僕人遂煎香湯，請之沐浴浴畢更衣，請入中堂。郝相大排筵宴，翁婿母女暢飲。酒罷更闌，十餘小兒各執紅燈，導夫婦二人入室安宿，室中牀、榻、棹、几以及帳、被、枕、褥，件件精美。

七竅睹此，笑謂珠蓮曰：「昔日鬼縫、茅亭傍石而眠，不料又有今日也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以仙子榮華，意在修道，豈知修道功效其時甚遠，何若享現成官爵之為愈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夫人之言是也。」談談論論，不覺雞聲三唱。侍女等在外呼曰：「相爺將早朝矣，請姑爺速著朝裳，同至午門候旨。」七竅聞呼，起而出室。丫結四五，捧著朝冠朝服，與彼服之。服後，又奉香湯沐面。沐已，一翁一婿，上了車兒，直望午門而來。其時眾官業已畢集，見得郝相，齊到車前拜問。復向七竅同聲應曰：「吏部大人，此次受驚不小，今日珠還合浦，吾等聞得，無不喜之。」七竅曰：「承蒙眾位掛念，此係弟之不幸，貽笑僚友多矣！」眾官曰：「上天日月，尚有昏暗。何況大人？」彼此推讓一番。

忽聽朝鼓鞞鞞，金鐘響亮，黃龍天子已登殿矣。眾官入朝賀禮畢，駕班驚序，侍立兩旁。郝相俯伏金階，將七竅歸都奏上一本。天子下旨：「宣七竅上殿，仍還吏部尚書之職。」七竅曰：「累承主上洪恩，未能補報。今又恩施格外，微臣自當竭力焉。」拜罷天子，回到相府，郝相遂命役吏排下執事，送夫婦回衙。夫婦拜辭郝相，同歸本部。炮聲三震，隨從濟濟，好不僥倖。及到吏部堂上，先拜北闕，次拜官樓乃時之際，本衙僚屬，齊來參見。七竅逐一見畢，然後退入。數十婢女扶出珠蓮，夫婦同拜華堂，設筵暢飲。門外大吹大擂，備極榮華。

右班丞相鐘文光見七竅為天子寵愛，心甚不喜，每每議事，與之不和。七竅暗奏一本，天子即將鐘相降了三級。鐘相懷恨，欲搜七竅之短以奏之。恰遇南龍地界宜配滋事，搶掠民間，上發兵丁，與賊對壘。喜得皇王福現，賊不能勝，臨陣日擒下十餘小賊，統兵帥主一一拷問，曰：「爾等為何不安本份？」小賊曰：「吾乃鄉間愚民，焉敢作亂？此係吏部尚書七竅僕人李赤倡首耳。」帥主曰：「七竅僕人屬誰所使？」小賊曰：「七竅自作侍郎時，已有篡位意矣。」帥主詢得其實，押回都下，交與鐘相。鐘相復詢，所供如前，甚喜有間可乘，即速上朝奏聞天子。天子震怒，下旨將七竅爵秩削卻，發錦衣衛嚴審。七竅在部猶未知得，尚與珠蓮談笑自如，郝相聞之，忙駕車來，衝門而入。